

都市奇案系列

作品集

白天

6

情人看刀



◎都市奇案系列◎

情 人 看 刀

白 天 著

作品集⑥

团 结 出 版 社
大 众 文 艺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都市奇案/白天著, —北京:团结出版社, 2000.1(白天作品集)
ISBN 7-80130-365-2

I. 都… II. 白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 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56543 号

版权登记号图字:01-1999-3268 号

出版:团结出版社

(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)

[电话(010)6513.3603(发行部)6524.4792(编辑部)]

E-mail: unitypub@public3.bta.net.cn

经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:世界知识印刷厂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

印张:130 (10 册)

字数:3200 千字 (10 册)

印数:10000 册

版次:2000 年 1 月 第一版

印次:2000 年 1 月 (北京)第一次印刷

书号:ISBN7-80130-365-2/I·19

定价:21.00 元(平) (10 册)210.00 元

(如有印装差错, 请与本社联系)



第一部分

情人看刀

“午夜情人”的出现，令整个澳门的赌场为之轰动。她有着无比的魅力，能把赌徒们全部吸引到她光顾的赌场去。她每夜大获全胜，使几家著名的赌场受了不小的损失，于是，她被几方面的人密切注意了。

目 录

第一部分

情人看刀

1 神秘女客	(1)	7 文武场 (85)
2 午夜情人	(15)	8 踏破铁鞋无觅处 (98)
3 深宵情挑	(26)	9 风生水起 (110)
4 针锋相对	(42)	10 金鼠队 (126)
5 设计	(56)	11 计中计 (141)
6 斗室佳人	(69)	12 最后一着棋 (158)

第二部分

出卖灵魂的人

1 风情万种 (179)	7 欲擒故纵 (264)
2 灵魂教 (193)	8 倒戈 (277)
3 窥秘 (205)	9 毒手 (295)
4 插翅难飞 (221)	10 护身符 (306)
5 感情测验 (235)	11 变生肘腋 (322)
6 另一个女郎 (248)	12 真假教主 (338)

1 神秘女客

澳门最近突然出现了一个神秘的女人，每晚总是在午夜以后出现，几乎所有著名的大赌场她都光顾过，而且每夜均大获全胜，满载而归！

于是，整个澳门的赌场，都对这神秘女人加以密切注意了。

一连一个星期，这女人使得几家著名的大赌场，已蒙受到不小的损失，但却始终无法查出她的来龙去脉。

每次她都是亲自驾驶一辆豪华私人轿车，单枪匹马地盛装而来，当她大有所获后，便悄然离去。虽然不断地有人在暗中跟踪，但她非常机警，而且可以说是很狡猾，使跟踪的人疲于奔命，却每次都在中途被摆脱，无法知道她的去向。

但在另一方面来说，却发生了一种不可思议的现象，就是凭着她绰约的风姿和仪态，以及对她的好奇，所以无论她在哪一家赌场出现，只要消息一经传出，马上就引起轰动，使得正在别家赌场赌的赌客，也会闻风而来，趋之若鹜。好像她有着无比的魅力，能把赌客们全吸引到她光顾的那家赌场去。

由于这个缘故，所以尽管她是战无不胜，赌场却巴不得她能每夜光顾。因为凭她的号召力，足以招揽更多的赌客，反而使赌场方面沾了她的光，大有收获呢！

她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女人？

这已成了个谜，使人人都想把它揭开，却始终无法获得答

案。但由于她每夜是在午夜以后出现，又充满了神秘的魅力，因此大家便替她起了个“午夜情人”的绰号！

但是，今夜她又将在那一家赌场出现呢？却谁也无法预料……



位于下环街市的“大鸿运赌场”，除了附设在几家大饭店的大型赌场之外，它是这一带规模最大并且资格最老的一家。它的老板陈久发，不仅是靠赌起家的，而且在黑社会圈子里也拥有相当势力，在当地可算得上是号举足轻重的人物。

平时他很少来赌场，把一切都交给他手下最亲信的两个人，一个是他当年的搭挡朱茂才，另一个则是初出茅庐，近年才在圈子里崭露头角，凭斗狠玩命闯出名气来的彭羽，绰号叫作“小霸王”。

他们是陈老板面前最红的人，朱茂才负责整个赌场的业务和经济大权，彭羽则指挥所有的保镖打手，赌场里一旦发生纠纷，或者有人闹事，那就由他出头。

“大鸿运赌场”由这两个人主持，更加上后台硬札，所以在当地能一枝独秀，使其他的同行无不相形见绌，营业状况大为逊色。

但开赌场并不是靠恶势力，硬把赌客强拉上门来，主要的还是招牌硬。这里之所以能吸引大批赌客，就是靠资本雄厚，赌的硬札，赌注无论多大，绝不受限制。赢的筹码随时可以兑现，拿了就走，从不拖延时间或短少分文。

最近几天以来，由于“午夜情人”的出现，使得整个澳门的赌场均为之轰动。消息传到陈久发的耳朵里，听说那神秘女人已光顾过他的赌场，所以一时好奇，决定每夜亲自坐镇，希望能一

赌那女人的庐山真面目。

今夜已是他在亲自在赌场坐镇的第三天了，但谁也没有把握，能预料那女人将在哪一家赌场出现。当然，如果她在别家赌场里，陈久发也不能硬把她请来。

现在是午夜十二点，正是所有赌场最热闹的时候……

突然，一辆深红色的豪华轿车，风驰电掣地来到了“大鸿运赌场”，在门外找了个空位处把车停住。

车门开处，下来个盛装艳妇，风姿绰约，仪态万千的年轻女人，从容不迫地走进了赌场大门。

整个赌场里，正在赌得起劲的赌客们，突然被这女人吸引住了，无数的眼光，均不约而同地集中目力射向她身上来。只见艳光四射，穿一身夹金丝的晚礼服，袒其胸而露其背，手臂上挂着个金链长带的金色漂亮皮包。满身佩带着珠光宝气的名贵首饰，确实雍容华贵，相当的动人！

一名大汉立即奔进帐房里的办公室，急向坐镇在那里的陈久发报告：

“老板，那女人又来啦！”

陈久发正由朱茂才在陪着闲聊，闻报微微一怔，急问：

“什么女人来了？这么大惊小怪的？”

那大汉郑重说：

“就是那个叫‘午夜情人’的女人！”

陈久发这才“哦？”了一声，突觉精神大振，立即站了起来，准备走出办公室。

朱茂才急加劝阻说：

“老板，你最好先别出面，让我去看看……”

陈久发断然说：

“不！我已经等了三个晚上，为的就是要亲眼见识见识，看看，女人究竟是什么来头！”

朱茂才忙起身说：

“老板，这女人的来历虽然值得怀疑，但我们却不宜把她惊走，因为目前各家赌场都巴不得她去光顾，才能吸引更多的赌客上门呀！所以我在想，最好是能不动声色，从暗中把她的来龙去脉调查清楚。先弄清了她的来头，然后再决定行动，必要时不惜来个霸王硬上弓，逼使她就范。只要能使她答应跟我们合作，午夜以赌客的身份来这里，那么我们‘大鸿运’就必然生意兴隆，夜夜门庭若市啦！”

陈久发霍然心动地说：

“嗯！这倒是个办法，但我听说这女人非常机警，而且很狡猾，最近接连几个晚上，每夜都有人打算跟踪她，结果却被她甩掉了。我们又怎能有这个把握，一定能查出她的行踪？”

朱茂才胸有成竹地笑笑说：

“这个差事交给我好了，老板尽管放心，今晚我负责把她的行踪查个水落石出！”

陈久发犹豫了一下，始说：

“好吧！你马上去安排一切，我现在只出去看看她，究竟是怎么样个女人？”

朱茂才唯唯应命，立即召来一名精明强干的手下，吩咐他先溜出去，找到那女人的车子，设法打开车后的行李箱，藏身在里面。

这确实是个匠心独到的鬼主意，比跟踪高明多了，只要那女人不打开行李箱，就不至于发觉车上藏了个人。那么无论她到哪里，也就把那家伙带着，绝对无法摆脱了。

她既不会发觉车上有人，又没发现被人跟踪，岂不是放心大胆地把车开回目的地？

这样一来，她的行踪就被查明啦！

朱茂才对自己这个主意，颇有些沾沾自喜，认为是绝对有

效，而万无一失的。

交代完毕，等那汉子领命而去，他也就走出了办公室，经过帐房，来到赌况正热烈的大厅。

眼光朝四下一扫，只见陈久发已默默站在距离轮盘赌桌不远的楼梯口，站上两层梯阶，以便居高临下注视整个长桌上的赌况。

朱茂才悄然走过去，挨着他身边朝长桌上一看，果见那女人赫然在座，正在桌旁用带来的纸和笔，计算开出过的号码。

赌轮盘完全是靠运气和凭灵感，而一般精于此道的，却喜欢计算开出过的号码，以为借此可以推算出哪个号码容易中，或者机率较高。

其实那根本是在自欺欺人，真要能计算得准确，数学家岂不个个都成了每押必中的大行家？

不过，话虽是这么说，其中可能还真有点门道，不然这女人怎会每夜大获全胜，满载而归？她现在就在聚精会神地计算呀！

陈久发忽然轻声说：

“老朱，你看那女人是不是有点门道？”

朱茂才再定神一看，这才发现那张赌桌上，已进入了半停顿状态。原来轮盘赌是一大张长桌，轮盘置于头上的那一端，由一个专人负责，等赌客下好了注，他便转动轮盘，使投入盘中的一个钢珠随盘不停地转动。直到轮盘由快而慢，逐渐缓缓停止前，钢珠才落入注明号码的槽中。一共是三十六个号码，任由赌客自行押注，钢珠落入那一个号码，押中那一号的无论下注多寡，均照赔三十六倍。因此明知押中的机会极少，只有三十六分之一的希望，但它的诱惑力却非常大，使人趋之若鹜，乐于此道而不倦。

在负责转盘的人两旁，各有一名拿着“丁字扒”的女郎，专门负责吃进赔出，而桌的另一端，则有两名男职员担任监视。

桌上除了置有一具轮盘，大部分的面积则用来划成了小方块，每一格里是一个号码，供赌客自行下注。

这时桌的周围拥挤了不少人，而座位有限，大部分都站着，显然是被那女人吸引过来的。连本来在别桌的赌客，也纷纷停下了赌，围过来看热闹了。

照说这一桌的赌况应该相当热烈才对，其实不然，由于这女人坐下来后，始终还没开始下注。以致除了少数几个技痒难禁的赌客，在那里应景之外，其余的人居然都在作壁上观，好像是要以她马首是瞻，她不下注，别人也就不下注似的。

朱茂才一看这情形，不由地暗自一怔，随后陈久发又说：

“老朱，你得想想办法呀，这个局面继续下去算怎么回事？”

朱茂才把眉头一皱说：

“这倒有点伤脑筋了，她不下注，我们又不能强迫她下。并且……万一她真有点门道，当真每押必中，而其他的赌客也一起地跟着她押，那我们不惨啦！”

陈久发沉声说：

“我就是顾虑到这一点，所以才要你……”

谁知他的话犹未了，那桌边坐的女人已搁下了纸和笔，突然把面前早已兑换的筹码，以纤纤玉手拿起五个红的，押在了“二十一”的号码方格里。

果然不出所料，她一出手下注，其他的赌客立即起哄似的，一个个都凑起热闹来，纷纷跟进，一起都把筹码向“二十一”押下。

在轮盘转动以前，那方格里早已押满了红的，蓝的，绿的及黄的大小各种筹码。其中以她押的注最大，五个红的筹码，就是代表五千葡币。

通常玩这种轮盘赌的，押注都不会太大，为的是要“细水长流”，因为它的“机会率”较小，赢的成分只占三十六分之一，

所以不能像赌牌九，或押宝等那样孤注一掷，否则三下两下输光就没得玩的。

因为在轮盘赌的桌上，一出手就是五个“红牛”，确实算得上是大注了。而其他那些赌客也有不甘示弱的，押下了三两个“红牛”，集少成多，加上其余五百的，一元的及二十的，总计下来那一个号码就押了不下一两万。

虽然赌场方面占的赢面较大，等于是三十五与一之比，但万一真被他们押中“二十一”号，要照三十六倍赔出去，就得赔上几十万葡币。

负责转盘的一看这局面，不禁傻了眼，竟然怔怔地茫然不知所措起来。

注已下定，而他却迟迟不转动轮盘，赌客们哪能按捺得下，立即有人不耐烦地催促说：

“喂！大家的注已经下好了，怎么还不开始转？”

负责轮盘的背对着楼梯口，尚不知道陈久发和朱茂才早已在冷眼旁观了，他被赌客一催，更是六神无主，急得满头直冒冷汗了。

他倒并不是没见过场面，看到桌面上押的注太大，就怕的不知所措起来，而是因为“神秘女赌徒”赫然在座，并且她计算了半天才开始下注，似乎是很有把握，看准了才押的。

单单她押的就是五个“红牛”，加上其他的赌注，最少也在一万五以上。这神秘女人每夜战无不胜的纪录，早已轰动了整个澳门的赌场，使人对她已“闻名丧胆”，叫那负责转盘的怎能不提心吊胆？

正在急得手足无措，忽然一抬眼，发现对面站在另一端负责监视的职员，在暗向他频使眼色，并且以嘴唇颤他后面的楼梯口，似乎在示意要他向站在身后的人求援。

他一回头，这才发现站在楼梯上的大老板和赌场的负责人，

顿时如获救兵地急说：

“老板……”

可是还没等他说下去，陈久发已把脸一沉，冷声说：

“客人的注都已下定了，你为什么还不开始？”

“老板……”他犹图分辩，却被陈久发把眼一瞪，吓得噤若寒蝉了。

这时赌客们更起哄了，催促之声大起，使他无可奈何，只好硬着头皮转动了轮盘，随即投入钢珠。

起哄的人声这才静肃下来，顿时鸦雀无声，只听得“格格格格”的轮盘转动声音，无数的眼光，都聚精会神地随着那钢珠在转动。

“格格格格”轮盘在不停地转动着……

陈久发以手臂轻碰了朱茂才一下，要他注意那女人，只见她神色自若，毫无患得患失的紧张表情。好像她根本没下注似的，只是在那里漠不关心地作壁上观！

围在长桌周围的赌客，不时把凝视那尚在转动的轮盘的眼光，移向那女人的脸上，再迅速的移回轮盘。

最紧张的是那负责转盘的，他目不转睛地，直直地盯着那个被带转而跳动的钢珠，恨不得用手把它放进槽里去，只要不是“二十一”号就成。

而站在那女人左右，以及她身后的不少赌客，却被更具吸引力的地方，把他们的注意力转移了目标。因为她那件袒胸露背的晚礼服，前面领口开的实在太低垂，不但暴露着一大片雪白娇嫩的酥胸，更露出了双乳隆起的部分，以及非常明显的一条深深乳沟。

尤其她坐在那里，上身向前微倾，使双乳呼之欲出。而站在她附近或身后的人，只要把眼光落在她那诱人的地方，就可以尽情欣赏那片美景，大大地一饱眼福！

然而她却浑然未觉，只是好整以暇地，在看着那轮盘转动，转动……

渐渐地，轮盘由快而慢，只见那个钢珠“格答”“格答”地跳动了几下，终于落入了槽里。

但它跌落的号码不是“二十一”，而是“十七”。

“哦？……”突然响起了一片失望的叹息。

负责转盘的松了口气，情不自禁地大叫一声：
“十七！”

但整个桌面上，竟没有一注押“十七”的，甚至连其他的任何号码都没人下注，全部都押的是“二十一”！

两名站在桌角的女郎，立即以“丁字扒”将押在“二十一”上的筹码，全部扒了过去，分开颜色装入了筹码盒里。

那女人的前面尚有两叠“红牛”，起码是二三十个，但她一押不中，竟不再押了，抓起筹码就站起身来。

不料一不小心，竟被站在身旁的一个西装革履的青年绅士，无意地碰了一下，使她抓在手上的筹码，一松手全部掉落在地上了。

“对不起！对不起！……”青年绅士连忙道歉，俯下身去替她拾起筹码。

那女人也说了声：

“没关系，我自己来拾吧！……”似乎有点过意不去，忙不迭也俯下身去。

两人面对面地蹲下，几乎把头碰在了一起，谁知那青年绅士竟趁机轻声说：

“你的车子行李箱里，已有人藏着！”

那女人暗自一怔，但这时附近围满了人，使她不便多问，仅只微微地点了下头。一则表示她有数了，一则对他的警告表示谢意。

掉落在地上的二三十个筹码，两个人一起拾捡，很快就拾完了。青年绅士把拾在手里的筹码，站起来交还给她，又歉然道了个歉：

“对不起……”表示礼多人不怪。

那女人接过筹码，微微一笑说：

“谢谢。刚才是我起身太快，不能怪你呀！”

青年绅士洒然一笑，遂问：

“怎么，你不玩了？”

那女人笑笑说：

“今晚出师不利，我想玩玩别的，再试试运气，位子让给你好吗？”

青年绅士摇摇头说：

“不了，今晚我不想再玩……”

“为什么？”那女人问。

青年绅士强自一笑说：

“你是出师不利，我却是全军覆没，所以……”

那女人立即明白他是输光了，于是把手里的筹码递给他说：

“没关系，我这里还有二十多个‘红牛’，就借给你碰碰运气吧！”

青年绅士居然毫不客气，笑了笑说：

“也好，不过这玩意赢的机会太少，我实在毫无把握，我们换样玩玩如何？”

那女人笑问：

“那么你对什么比较有把握？”

青年绅士回答说：

“牌九！”

“好！”那女人毫不犹豫地说：“我们就去赌牌九吧！”

于是，在无数羡慕的眼光下，他们这一对彼此连姓名都未通

报的青年男女，便一见如故地离开这张赌桌，相偕走向赌牌九的那边去了。

陈久发看在眼里，不禁诧然急问：

“老朱，那小子跟这女人是不是一路的？”

朱茂才回答说：

“不可能吧，那女人自从在各赌场露面以来，一直就是唱的独脚戏，好像没听说有搭档的……”

陈久发“哦？”了一声说：

“那么刚才那小子是什么路道，居然跟她一拍即合？我看绝对有问题！”

朱茂才把头一点说：

“老板，我先过去看看瞄头，请您立刻关照小彭，叫他暗中看住那小子，到时候看我的眼色行事！”

陈久发“嗯”了一声说：

“好，你快到那边牌九桌上去，小彭由我来交代！”

朱茂才忙不迭地走下楼梯，匆匆赶了过去。

他不动声色，挤进了赌客群里，只见赌客们看那女人过去，均纷纷“礼让”，让他们走到了桌前。

赌牌九用的是大方桌，庄家是坐的高凳，可以居高临下。两旁也各站一名负责吃进赔出的女郎，只是她们不用“丁字扒”，而在胸前挂了个筹码盒。

这种筹码盒分成好几格，分别盛放各种颜色的筹码，手里则抓着现钞。因为赌牌九不一定非用筹码不可，现钞也同样可以下注，但赢了数目较大的筹码，就必须持往帐房去兑换。

除了庄家，桌旁只有三条长木凳，各据一方，经常是好几个人挤坐在一起，其他的人只有站着赌了。

因为牌九除了庄家之外，仅有三门可押，赌客可以自由下注，无论选择哪一门。但却不能人人都看牌，只有押注最大的才

能独自“过瘾”。

其实这玩意也过不了什么瘾，一翻两瞪眼，两张骨牌一翻出就立判输赢。但偏偏有人不惜一掷千金，为的就是要让手指头摸那么两下。

天门的几个赌客，回头一看是“神秘女赌徒”驾到，居然立即起身让座，使那青年绅士也沾了她的光。

这女人倒真沉得住气，她已得到青年绅士的警告，知道有人藏在了她车上，竟然毫不介意，非但不再追问，根本连提都不提。她若无其事地坐了下来，看情形是又准备大展身手，赢足了才肯罢手呢！

朱茂才冷眼旁观，现在他距离较近，是站在那女人右边的斜对面，才趁机把她详细打量了一阵。

凭他主持赌场这么多年，可以说形形色色，各种身份的女人见过。以他锐利的眼光，无论任何女人，只要让他看上一两眼，就能判断出对方的身份，很难得会看走眼的。

可是，眼前这神秘的女人，几天前来光顾过一次，当时他或许有个借口，说是没有看详细吧。现在她却是近在咫尺，等于是面对面地任凭他观察，竟也无法肯定她究竟是干什么的。

以她的这身打扮，俨然是位贵妇，但她的年纪太轻，充其量不过只有二十出头，除非她是有钱人家的姨太太！

然而阔佬的姨太太，又怎么每夜单独跑赌场，没有个人陪着，并且每次都大获全胜，满载而归，这岂不是像个职业女赌徒？

但说她是以赌为生的女人吧，那也不太像，因为职业赌徒跑赌场是犯忌的。万一被人识破，必然犯众怒，那她就吃不完兜着走了。

同时她不但是单枪匹马，从不携搭挡，而且更是明目张胆地光顾各大赌场。一连一个星期下来，已引起了各方的注意，真要